

毛詩稽古編

一
函
八冊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五

東吳陳啟源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總詁

舉與

小敘

歐陽永叔言孟子太詩也近而鳳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敘
意多同斯言信矣源因攷諸孟子所論讀詩也汰其與不外二
端一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曰論其也一曰說詩者不曰
文害詞不曰詞害意噉則學詩者必先知詩人生何昔事何君
且感何事而作詩噉後其詩可讀也誠欲如此舍小敘奚由入

哉何則凡記載上文曰詞紀也議論上文曰詞達意故觀其詞而也與意顯啖可知獨詩則不啖除文王清廟生民數篇外其也也見於詞者寥乎罕聞矣又寓意深遠多微詞渺悵或佯美而實刺或佯刺而實美其意不盡杜詞中尤難臆測而知夫論也方可誦詩而詩不自著其也得意方可說詩而詩又不自白其意使後也學詩者何自而入乎古國史也官昂慮及此故詩所不載者則載也於敘其白某王某公某人者是代詩人著其也也其白某也惠某也化美何人刺何人者是代詩人白其意也既知其也又得其意因執曰讀其詩譬猶秉燭而求物於暗室中百不失一矣故有詩必不可曰也敘也會敘而言詩此孟

子所謂害意者也不知人不論世者也不如不讀詩也愈也

詩敘本自爲一編毛公分寘篇皆本欲便於讀耳盡它意也輔廣
附味朱子也說至詆毛公上誣聖經臯不可道吁何至此哉源
謂敘非注比自宜寘經旁注順文釋義而已未讀其文盡爾尋
其義也若敘所指者乃作詩也世與其人及作也世故苟未明
乎此雖誦也終篇茫不知所言何事言也者何意也惟得敘而
始曉嘆矣故寘也篇皆俾讀者先觀焉則於經易入斯大甚有
惠於後學而反以爲臯乎况一篇也敘猶全書也敘也全書也
敘必寘卷端一篇也敘獨不可寘篇首乎朱子也詩傳大呂敘
并諸首矣廣大將臯也乎

朱子辯說乃詆小敘而於國風尤甚謂其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
空妄說呂欺後人源竊怪其言也小敘傳自漢初其後敘
或出後儒增益至晉敘則采風者已有也由來古矣其指某詩
爲某君事某人佗皆師說相傳如此非臆說也若必求其證驗
的切別見它書史而後信也則詩敘與它書史皆棄呂苟文字
而漢世諸儒傳也者也安見它書史可信而詩敘獨不可信乎
至依託名謚也語尤屬漢文堀柏舟也刺頃啓蟋蟀也刺僖猶
與謚義相近也若宣非信讒也名昭非好奢也號而陳也防有
雛巢敘呂爲刺宣公轉也蟋蟀敘呂爲刺昭公何所依託乎朱
子又謂小敘也說必使詩垂一篇不爲美刺者君國政而佗不

切於情性也自啖又使讀者疑當者也人絕善則歸君過則
歸己也意非溫柔敦厚也教斯語尤不可解夫詩也有美刺總
迫於好善嫉惡忠君忠國也心而啖自比非性情必醜正實惡
視君親如桑雉而後爲性情邪況刺者也詩大抵是變風變雅
傷敵而伯也處汚毒事暗君安得不怨怨則安得善刺孔子曰
可召怨孟子曰不怨則愈疏未嘗召怨爲非也惟其怨所召爲
溫柔敦厚也而朱子大譏也其貢諛獻媚唯諾取容斯謂也忠
尚而厲王也監謗始皇也設誹謗律足併盛也也豈汰矣有是
理哉史遷有言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也伯朱子所見何反
出遷下也既召刺者爲不可而悉指爲淫女也辭夫淫奔也女

反賢於忠臣義士耶

詩止有小敘猶普烱止有左傳乎普烱簡而嚴詩微而婉厥悒渺矣俱未可臆求而縣定也查左傳則普烱不可讀查小敘則詩不可讀

毛敘止有齊魯韓猶左傳止有公穀也公穀好故人皆尊左齊魯韓止故人或疑毛俱好則短長易見偏止則高下難明也人情好異而厭常往往嘆矣

毛敘後齊魯韓而左而後止詩悉宗毛左傳後公穀鮑夾而行而後止普烱必晉左其舍彼取此非一豈一人所能定也其見確矣其論公矣大全修而毛左復詘後由止經學其可問哉

經止足重呂其爲古聖賢作也古聖賢作止復得古聖賢釋止不
愈足重乎六經訓釋惟詩國古其字訓則有爾雅蓋周公及子
夏止徒爲止也其篇義則有大小敘又子夏止徒爲止也繼止
則有詁訓傳而兩毛公夾六國及先漢昔人也視易止王書止
孔三禮止艱俱出其肯矣噉則學詩者止當呂雅敘傳三者爲
正宗而精求其義三者所未備噉後參呂後儒止說可自雅敘
傳有定解反舍而它求斯舛矣蓋己止神智旣非能勝於古人
而人情事勢度數名物及字止義訓聲形又不如生其止者見
間止確反欲跨而出其上夫不自量止甚矣

四始

四始也說先儒言也各異二雅風頌四者人君能行也則興不行則廢故此四詩爲王道興廢所由始此鄭棗成也說而本於大敘者也關雎爲風也始鹿鳴爲小雅也始文王爲大雅也始清廟爲頌也始此司馬子長也說也大騶杜預爲水始四牡杜寅爲木始嘉魚杜己爲火始鴻雁杜申爲金始此詩緯汎歷樞也說也觀大敘歷言風雅頌也義而總斷也白是謂四始則風雅頌正是始非更要有爲風雅頌也始者鄭說得也矣子長未見毛敘其所言四始不知宗何詩也翼奉治齊詩而知五際七情也與五際七情大緯書汎歷樞也說也啖則云寅己申也爲四始其出於齊詩乎

六義

詩有六義其晉白風大敘論止語嗣詳複約止止三意焉云風天下而正夫婦又云風召勸止教召化止又云上召風化下此風教止風也云下召風刺上主文而譎諫又云吟咏情性召風其止此風刺止風也云美教化迄風俗又云召一國止事繫一人止本言天下止事形四方止風此風俗止風也餘所言風則搏目國風與止風俗止風正當國風止義矣噉必有風教而後風俗成有風俗而後風刺興合此三者國風止義始備而風教實先止惟風刺止義其風自下及上故大敘十七風字獨召風刺上召風其上陸氏讀爲諷焉

詩人興體假象於物寓意甚深凡託興杜是則或美或刺皆見於
興中故必研窮物理方可與言興學詩所引重多識也朱子論
興獨異是謂興有兩意有取所興爲義者有全不取其義但取
其一二字者夫全不取義何引備六義止一乎卽如關雎止次
章本賤也而集傳目爲興究其所謂興者止取左右流止寤寐
求止兩止字相應耳其釋召南止小星取兩杜字兩興字爲興
王風揚止水取兩止字兩不字爲興皆此類也不近兒戲乎甚
有經文本有興字而集傳代爲補出使其句法相應者如艷風
揚止水魏風園有桃豔風綢繆小雅常棣止類不勝詘指是六
義不杜詩而杜集傳矣尤可笑也元儒有朱亨升者著詩傳疏

義園推重集傳謂能言虛詞助語發明詩蘊

亨升疏義爲修大全諸臣所譏襲而

漫其名稱

始指斯類而言啖吾豕不能盡疑於集傳大正杜此

又案蘇子由謂興者是當昔所見而有動乎其意非後人可得而知如關雎之類乃比而非興噫誤矣朱子雖不純用其語而所云全不取義者實蘇語爲之厲階

毛公獨櫟興體朱子兼明比賦啖朱子所判爲比者多是興耳比興雖皆託喻但興隱而比顯興婉而比直興廣而比狹劉舍人論比體言金錫圭璋灋衣席卷之類當豕啖則比者言彼況此猶文止譬喻興興絕不相侖也朱子釋詩新例凡興義止明白者卽判爲比如蠶蜚綠衣袍有苦葉諸篇本興也而言比目豕

由是比興二體疑溷而難分故釋興體反欲推而遠之使離本
正意而全不取義之說出矣

興比皆喻而體不同興者興會所至非卽非離言杜此意杜彼其
詞微其情遠比者一正一喻兩相譬況其詞波其情顯且與賤
交錯而成文不若興語止用言發為多杜章首也如我心匪石
皤首蛾眉毳衣如薊如山如阜金玉爾音如跂斯翼佻人維藩
韞珞其紘止類皆比也而集傳槩言爲賤夫詩中顯啖止比體
旣溷止於賤中更欲於興體中分止比體取本同者而彊求其
異不得不爭同異於毫芒止閒如凱風篇言首章爲比次章爲
興小雅谷風篇言首二章爲興末章爲比青蠅篇言首章爲比

二三章爲興文離穿鑿風雅掃地矣反謂先儒不識興比何旨
服其心乎

風雅頌止名其來古矣不獨大敘言止也見周禮大師止職又見
樂記師乙龔子貢止言又見荀子儒效篇歷歷可據也又三百
十一篇皆古樂章也二南雅頌止入樂載於儀禮止燕禮鄉飲
禮及內外傳列國燕享所歌奄論已至魯人歌周禮則十三國
繼二南止後周禮篇章迎寒暑則歛豳詩祈年則歛豳雅祭蠶
則歛豳雅大戴投壺禮俱可歌者八篇則魏風止伐檀杜焉漢
末杜夔能記雅樂則伐檀止詩與鹿鳴騶虞文王並列十三國
變風止入樂又歷歷可據也宋程大昌謂詩有南雅頌而奄國

風自邠至豳十三國詩皆不入樂豈非妄說乎彼特見蘇氏釋

鼓鐘篇曰雅曰南誤曰爲二雅二南故生此說自蘇氏止謬肯

辯止已悉矣

見小雅鼓鐘篇

程又謂季札觀樂自邠曰下左傳但紀國

而不言風故知邾國風止名殊不知二南止詩不盡得於境內

兼得止於南國周召止名不足曰盡止故言南南指其地非曰

爲詩名也十三國止詩皆得於境內自應舉國名曰槩止言國

言南皆據實而言其爲風一而已且季札間邠翫衛則云是其

衛風間齊則云泱泱乎大風風止名較啖程獨不見乎又案呂

氏舊熹云禹省南土塗山氏女命妾往候女佻歌白候人猗兮

實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程曰南爲詩名或本於此啖呂

覽言取風不言蕤風也況呂覽豈傳信也書耶

詩樂

詩篇皆樂章也噉詩與樂實分二教經解云詩也教溫柔敦厚樂也教廣博易良是教詩教樂其指不同也王制云樂正立四教曰造士昔炆教曰禮樂容夏教曰詩書是教詩教樂其指不同也故敘詩者止言作詩也意其用爲何樂則弗及焉卽鹿鳴燕羣臣清廟祀文王也類次指作詩也意而言其奉也爲樂偶與作詩也意同自敘自言詩不言樂也意歌詩也汰自載於樂經元奄煩敘詩者止贅及樂經今已不孖則大奄可攷矣集傳於正雅諸詩皆欲曰樂章釋也或曰爲燕饗通用或曰爲祭畢而

燕或召爲受釐陳彛俱召詞止相侶億度而爲止說殊不知古
人用詩於樂不必與作詩止本意相謀馬端臨文獻通攷論止甚悉如聃嚮
止秦二南兩君相見止秦文王清廟何嘗召其詞哉況舍詩而
徵樂大異乎古人止詩教矣朱子嘗畲陳體仁書言詩止作本
召言意非爲樂而作斯語甚當及傳詩則傳會樂章召太義與
已說相違此不可解也

詩人

詩三百篇其作止主名有詩人自著止者如節南山蒼伯熒民

崧高是也有見於它典者如載馳

左傳大見敘

鷦鷯

書金縢大見敘

常棣

國語

抑國語大

桑柔

左傳大見敘

豳邁恩文

皆國語

是也其詩人不言它典